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集編卷二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徳

謄録監生臣范　瑃

儀禮集編卷一

龍里縣知縣盛世佐撰

士冠禮第一之一

鄭目録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 朱子曰諸侯朝服以日視朝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皆君臣同服故此篇言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而為士者若天子之士則其朝服當用皮弁素積不得言玄冠朝服也鄭氏本文如此今見疏義而釋文乃以天

子二字加于諸侯之上則舛謬而無文理矣監本亦誤今定從疏

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為士冠於五禮為嘉禮

張氏爾岐曰篇目下語與經註同出康成必别之曰鄭目録云者以其目為一篇疏者始分於各篇之首故殊異於註也

疏曰鄭云童子居士位者據下昏禮相見禮皆士身所行故知此是士身自加冠也云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為士者是齊語文引之者證此士身年二十加冠法若士之子則四十强而仕何得有二十為士自加冠也

朱子曰此總不可曉竊詳鄭意似謂士之子雖未仕然亦得用此禮爾疏恐誤也

二十

而冠者鄭據曲禮文二十曰弱冠其大夫始仕者二十已冠訖五十乃爵命為大夫故大夫無冠禮又案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鄭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知為大夫無殤服也小記云大夫冠而不為殤大夫身已加冠降兄殤在小功是身有德行得為大夫冠不以二十始冠也若諸侯則十二而冠故左傳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天子亦與諸侯同金縢云王與

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而著弁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矣若天子之子則亦二十而冠故禮記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又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是年十九已下乃為殤故二十乃冠矣世佐案孔疏云天子之子亦早冠所以祭殤有五其諸侯之子皆二十冠也故檀弓云君之適長殤及大夫之適長殤是也與此微異疑孔疏是天子諸侯自有冠禮故大戴禮有公冠篇但儀禮之内亡耳士既三加為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若天子諸侯禮則多矣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

四加者緇布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
加衮冕矣案下文云天子之元子猶士天下無生而
貴者則天子之子雖早冠亦用士禮而冠案家語冠
頌云王太子之冠擬焉則天子元子亦擬諸侯四加
若然諸侯之子不得四加與士同三加可知
孔氏穎達曰冠禮起早晚書傳既無正文案略説稱
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註云古人謂三皇時
以冒覆頭句領繞項至黄帝時則有冕也故世本云

黄帝造火食旒冕是冕起於黄帝也但黄帝以前則以羽皮為之冠黄帝以後乃用布帛

陳氏祥道曰玉藻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鄭氏曰皆始冠之冠考之於禮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所以異於大夫士者繢緌耳天子始冠則不以緇布而以玄冠若然則諸侯始加緇布冠繢緌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天子則始加玄冠朱組纓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

五加袞冕矣

敖氏繼公曰此篇主言士冠其適子之禮然此士云者據其子而立文也下篇放此冠者加冠之稱凡經言士禮者皆謂諸侯之士其言大夫禮者亦然蓋此經乃天子為諸侯制之以為其國之典籍者也故不及王朝大夫士之禮

郝氏敬曰冠為成人之始故諸禮首冠古之有德行道藝已仕未仕者通謂之士人未有生而貴者其初

皆士也故禮多由士設惟士習于禮所謂由賢者出也

姜氏兆錫曰禮不下庶人凡禮多自士始士冠之禮葢人自㓜學以來至二十而冠而其時將升於司徒而為選士俊士與升於學而為造士故並得以士禮冠而名士冠禮若其後升於司馬而為進士則固將用為旅下士與中士上士乃所謂四十曰強而仕之時而非二十曰弱冠之時矣舊註乃謂此童子任職

居士位所行之冠禮則於四十強仕不亦失之遠乎

士冠禮

敖氏曰此目下文所言之禮也後篇皆放此

筮于廟門

註曰筮者以蓍問日吉凶于易也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廟謂禰廟不於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

疏曰不筮月者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取妻

時也既有常月故不筮也此經唯論父子兄弟不言祖孫鄭兼言孫者家事統於尊若祖在則為冠主故兼孫也儀禮之内單言廟者皆是禰廟若非禰廟則以廟名别之如聘禮言先君之祧又言祖廟是也士於廟若天子諸侯冠在始祖之廟是以襄九年季武子云以先君之祧處之祧謂遷主所藏始祖廟也無大夫冠禮若有幼而冠者與士同在禰廟也

張氏曰將冠先筮日次戒賓至前期三日又筮賓宿

賔前期一日又為期告賔冠期前事凡五節

世佐案下經云屨夏用葛又云冬皮屨可也然則冠無常月明矣筮日而不筮月筮之常法也疏誤

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

註曰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玄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筮必朝服尊蓍龜之道也緇帶黑繒帶也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屈垂三尺素韠白韋韠也長三尺上廣一尺

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三寸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凡染黑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玄則六入與

疏曰云素裳者雖經不言裳然裳與韠同色既云素韠故知裳亦積白素絹為之也黑繒帶者謂以黑飾白繒帶也玉藻曰士練帶率下裨又言士緇裨率與綼同謂緶緝也裨飾也葢以練熟白繒單作帶體其

廣二寸而緶緝其兩邊又以緇飾其垂下之兩末與兩邊也再繚四寸屈垂三尺者帶之垂者必反屈兩上又垂而下大夫則裨其屈與垂者士則惟裨其向下垂者而不裨其屈者也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肩與革帶廣同此韠即韍也祭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也韠屨同色此素韠則白屨也又引天子諸侯視朔視朝之服者以在朝君臣同服故以此證玄冠朝服是諸侯之士也從通解節本

楊氏復曰朝服重於玄端冠時主人玄端爵韠今此筮亦在廟不服玄端而服朝服是尊蓍龜之道也敖氏曰士帶以禪練為體其博四寸又以緇繒之博二寸者二合而辟其帶下之垂者故謂之緇帶帶下長三尺其屈垂者二尺韠之義説者謂古者田狩而食其肉衣其皮先以兩皮如韠以蔽前後後世聖人易之以布帛猶存其蔽前示不忘古云

郝氏曰玄冠玄繒為之朝服見君之禮服十五升麻

布為之帶大帶以緇為之韠蔽膝以韋為之門廟門

張氏曰主人欲筮日先服此服即位禰廟門外以待事朝服以朝玄端以夕是朝服尊於玄端也玄端與朝服衣同而裳異士帶博二寸三句玉藻文再繚四寸再繞之乃四寸也

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

註曰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

敖氏曰有司即筮者占者宰宗人之類

張氏曰羣吏與屬吏不同屬吏君命之士羣吏則府史胥徒也

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

註曰筮謂著也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易曰六畫而成卦饌陳也具俱也西塾門外西堂也

疏曰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筮在門外故知此經西塾門外西堂也

敖氏曰著而云筮者以其所用名之席蒲筵也士用蒲席神人同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及書卦之具也士喪筮日之禮云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爇在龜東然則此時具饌之位著亦當南鄉席在其後而所卦者則在著右亦變於筮時也

郝氏曰所卦者謂刀筆木簡之類

張氏曰廟門東西有四塾內外各二筮不正當門中而在闑西西面故將筮而著與席與畫地記爻之木

俱陳于門外西堂也

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

註曰闑門橛也閾閫也

敖氏曰闑西東西節也閾外南北節也此席西於闑乃云門中則二扉之間惟有一闑明矣

郝氏曰門中西扉之中闑當兩門閒置木窒門者也

閾門限

張氏曰布席將坐以筮也前具之西塾至此乃布之

云門中者以大分言之闑西閾外則布席處也

世佐案闑有二說謂門只有一闑者出於孔疏後儒多宗之賈疏則謂門有二闑今以朝聘時賓介入門之節推之賈疏為長詳見聘禮此席于闑西而云門中者以大分言之也敖及郝說似泥

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

註曰筮人有司主三易者也韇藏筴之器也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韇丸也兼并也進前也自西方而前受

命者當知所筮也

疏曰言上韇者其制有上下下者從下鄉上承之上者從上鄉下韜之也少牢曰史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少牢饋食禮言爲大夫筮者史也此爲士筮宜亦如之史而云筮人者因事名之也筴當作筮亦謂著也上云筮與席下云徹筮席以其上下文徵之則此筴字乃傳寫誤也又特牲少牢禮皆云執筮益

可見矣

張氏曰莢即蓍𤔲執之者𤔲上韇與下韇而并執之此時蓍尚在下韇待筮時乃取出以筮三易連山歸藏周易也筮得一卦而三人各據一易以占也

世佐案曲禮云筴為筮則筴亦蓍也不須改作筮韇蓋以革為之𤔲執之者以上韇并諸筴而二手執之不游手敬也郝云左執筴右執韇非

宰自右少退贊命

註曰宰有司主政教者也自由也贊佐也命告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朱子曰所贊之辭未聞下疏云文不具也蓋當云某有子某將以來日某加冠於其首庶幾從之

郝氏曰宰家臣之長少退不敢並主人也

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

註曰即就也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

楊氏曰筮人東面受命于主人右還即席西面坐筮少牢禮亦東面受命于主人西面立筮又士喪卜葬日宗人西面命龜退負東扉卜人西面作龜以此知龜筮皆西面

敖氏曰凡卜筮于門者皆西面筮宅於兆南則北面蓋以西北陰方故鄉之以求諸鬼神也筮用四十九著分而為二掛揲而歸奇焉又以所餘著如上法者再乃成爻六爻備而成卦少牢饋食禮曰卦者在左

坐卦以木卒筮書卦于木此不言坐則是立也其亦士禮異與

張氏曰士蓍三尺故坐筮大夫蓍五尺則立筮矣卦者在左亦西向

世佐案卦者必坐便其畫地識爻也少牢之文承立筮之下故言坐以別之此與特牲禮皆坐筮卦者可知也故不言坐大夫士之禮之異在筮者不在卦者

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

註曰卒已也書卦者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也

敖氏曰執之不言筮人文省也

張氏曰先畫地識爻至六爻畢卦體成筮人更以方寫之以示主人方版也

姜氏曰卒筮通筮人揲蓍卦者畫卦而言書卦則卦者既畫乃寫所畫之卦于木而執示主人初非卦者畫卦而筮人寫以示主人如注疏之説也葢此卒筮

書卦猶特牲卒筮寫卦其為卦者既畫而寫甚明但特牲則別用筮者執以示主人此則畫卦與書寫與執示皆卦者一人故此絕不言筮人而至反之之後乃特言筮人也

世佐案註疏謂書卦執示皆筮人事姜氏謂皆卦者事俱未合書卦者書也執筮人執也特牲饋食禮曰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是其徵矣此于卦執之間省筮人二字耳疏又云士喪

禮卦者自畫自示主人亦非也詳彼文亦是筮者
執示但不言寫卦耳然既云執卦則其寫于版固
不待言也
主人受眡反之
註曰反還也
張氏曰主人既知卦體還之筮人令占吉凶
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
註曰旅衆也還與其屬共占之

疏曰卜筮之法洪範七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又金縢云乃卜三龜一習吉則天子諸侯卜時三龜並用於玉瓦原三人各占一兆也筮時連山歸藏周易亦三易並用夏殷以不變為占周易以變者為占亦三人各占一易卜筮皆三占從二三吉為大吉一凶為小吉三凶為大凶一吉為小凶又喪禮亦云與其屬共占彼註云其屬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葬日亦占者三人註云占者三人掌

王兆瓦兆原兆者也少牢大夫禮亦云三人占則鄭意大夫卜筮同用一龜一易三人共占之矣

朱子曰案少牢禮無此文未詳何據

蔡氏沈曰此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説卜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

敖氏曰占者占所遇之卦若其爻之吉凶也必旅占者欲盡衆人之見也

世佐案所占者周易而已一易而三人共占之廣

異見也夏殷之易其揲蓍求卦之法必與周易不同今筮者唯一人而謂占之乃用三易可乎以是論之舊説之誤明矣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

註曰遠日旬之外

疏曰曲禮吉事先近日此冠禮是吉事故先筮近日不吉乃更筮遠日是上旬不吉乃更筮中旬又不吉乃更筮下旬云如初儀者自筮于廟門已下至告吉

是也

張子曰祭之筮日若再不吉則止諏日而祭更不筮據儀禮唯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只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諏用下旬遠日蓋亦足以致聽於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

敖氏曰遠日去初筮者蓋旬有一日也以其干同故謂之遠日少牢日用丁巳而以後丁後巳爲遠日則可見矣凡經言不吉而故筮者皆不至於再重瀆神

也此筮若又不吉則直用其後之遠日不復筮矣凡筮賓筮尸卜日之屬皆類此

張氏曰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此大夫諏日而筮上旬不吉必待中旬乃更筮之其云如初乃自筮于廟門已下至告吉也此士冠禮若筮上旬不吉即筮中旬不更待他日其云如初儀止從進受命于主人以下至告吉而已不自筮于廟門也

徹筮席

註曰徹去也斂也

敖氏曰筮著也蓋既筮則擇于闑西今乃幷與席徹去之

宗人告事畢

註曰宗人有司主禮者也

敖氏曰宰宗人筮人之屬皆公家所使給事於私家者也告事畢東北面

右筮日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

註曰戒警也告也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今將冠子故就告僚友使來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

敖氏曰戒賓亦朝服凡既筮而有事如戒宿之類皆因筮服無變也此雖親相見其辭則皆擯者傳之宿賓放此

張氏曰主人筮日訖三日之前廣戒僚友使來觀禮

戒賓者主人親至賓大門外賓西面主人東面戒之

其戒辭對辭並見後

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敖氏曰主人再拜謝其許也後禮類此者其義皆然

凡拜送客者皆於其既退乃拜之故不答拜吉禮拜

送者必再拜經或不見之文省耳

世佐案凡拜送者客不答拜禮有終也

右戒賔

前期三日筮賔如求日之儀

註曰前期三日空二日也筮賔筮其可使冠子者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賔所以敬冠事

朱子曰前已廣戒衆賔此又擇其賢者筮之吉則宿之以為正賔不吉則仍為衆賔不嫌於預戒也

敖氏曰如求日之儀是亦不過再筮而已初筮者若不吉則改筮其次者為正賔若次者又不吉則不復

筮而即以第三者為正賓亦以初筮者為次賓也主人於賓既次第其先後矣然猶筮之者蓋慮其異日或以他故而不及與則將廢冠事此乃非人之所能預知者故不可不問於神而用舍壹聽之

張氏曰疏云命筮之辭蓋云主人某為適子某加冠筮某為賓庶幾從之若庶子則云庶子某愚意主人二字似未安亦言其銜位可耳

右筮賓

乃宿賔賔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

註曰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為衆賔或悉來或否主人朝服

朱子曰此云宿賔言主人往而宿之以目下事如篇首言筮于廟門後亦多有此例也主人方往宿時擯者固當入告然此言乃為主人發不為擯者發也又按不宿者為衆賔或悉來或否鄭註本謂衆賔或時不來則將不得成禮故雖已戒之而又宿之欲其必

來其非正賔則不更宿蓋但使為衆賔雖不悉來亦無闕事也疏與音皆非是為只合作如字讀賔字句絕

楊氏曰上文主人戒賔者廣戒僚友使來觀禮及前期三日筮賔乃於廣戒僚友之中又筮其可使冠子者筮得其人於是宿以進之其衆賔則但戒而不宿故曰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

敖氏曰既筮即宿賔故云乃宿宿之為言速也既戒之

則宜速之使來也不曰速而曰宿者以其事在異日也賔尊故主人親宿之出門左出大門而左也西面再拜拜其辱也禮又謂之拜迎

世佐案乃者繼事之辭不必與上事同日也上經云前期三日筮賔下經云厥明夕為期則宿賔之節明在冠前二日為筮賔之明日矣敖氏郝氏張氏皆謂既筮即宿非

乃宿賔賔許主人再拜賔荅拜主人退賔拜送

註曰乃宿賔者親相見致其辭

張氏曰重言乃宿賔者上文言主人往行此禮此乃親致宿之之辭也辭並見後

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

註曰贊冠者佐賔為冠事者謂賔若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宿之以筮賔之明日

朱子曰佐賔雖輕亦必擇其賢而習禮者為之不來則亦有闕故并宿之使必來也

敖氏曰經之所言乃主人親宿者耳若衆賓則或使人宿其禮簡故經不著之

張氏曰佐賓為冠事即下文坐櫛設纚卒紘諸事助賓成禮故取其屬降于賓一等者為之

右宿賓

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

註曰宿服朝服

疏曰厥明夕謂宿賔賛之明日向莫時也為期為加冠之期也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云有司皆如宿服則主人及兄弟可知矣

張氏曰宿賔之明夕冠前一日之夕也為期猶言約期也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

註曰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質正也宰告曰旦日正明行冠事

敖氏曰請期東面少牢禮主人南面宗人北面請祭

期

告兄弟及有司

註曰擯者告也

疏曰上文兄弟有司皆已在位此復告者禮取審慎之義也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此告兄弟蓋東北面告有司蓋西北面也

告事畢

註曰宗人告也

擯者告期于賔之家

敖氏曰賔謂賔及衆賔也

右爲期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

註曰夙早也興起也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士用鐵

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水器尊

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

疏曰此篇與昏禮鄉飲酒鄉射特牲皆直言水不言罍大射雖云罍水不云枓少牢云司宫設罍水於洗東有枓鄭註云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欲見罍枓俱有餘文無者不具之意也又曰堂深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南北以堂深者洗去堂遠近取於堂上深淺假令堂深二丈洗亦去堂二丈以此為度

朱子曰詳註文罍下及字恐誤

敖氏曰説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又曰梠楣也

爾雅曰楣謂之梁然則榮者乃梁東西之兩端也直東榮謂遥當之周制卿大夫以下為夏屋故其設洗以東榮為節人君為殿屋故以東霤為節其處同也水所以盥洗者洗在東方則沃洗者宜西面故水在洗東

張氏曰至期先陳設冠服器物主賔各就内外之位主人迎賔及賛冠者入乃行三加之禮加冠畢賔醴冠者冠者見于母賔字冠者凡九節而冠禮成賔出

矣盥手洗爵皆一人挹水沃之下有器承此滀水其器曰洗堂下設洗其東西當屋東翼其南北則以堂為淺深以罍貯水在洗之東夏屋兩下為之故有東西翼天子諸侯則四阿釋文曰凡度淺深曰深

世佐案洗及水器蓋皆以瓦為之說見燕禮註罍下及字疑當作其

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

註曰墉牆

疏曰冠時先用畢服北上便也

劉氏熙曰房旁也在堂兩旁也

朱子曰古人於房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

張氏曰所陳之服即下文爵弁服皮弁服玄端三服也北上者爵弁服在北皮弁服次南玄端最南也

世佐案房東房也古人之屋五架正中曰棟棟後一架有壁壁以南為堂北為室室之東西偏曰房天子諸侯東西房皆有大夫士東房西室西墉者

房室間之牆也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

註曰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為之

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韐韍之制似韠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
疏曰凡冕以木為體長尺六寸廣八寸以三十升麻布衣之上玄下纁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分故取其俛而謂之冕其爵弁制大同唯為爵色而無旒又前後平故不得為冕而其尊卑則次於冕也鄭註純字或為絲或為色皆望經為註古緇紂二字並色緇以才為聲聲又相同經文據布為色者則為緇字據帛

為色者則為紂字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則多誤為純也案此文上下陳服則於房緇布冠皮爵弁在堂下是冠弁不與服同陳今以弁在服上并言之者以冠弁表明其服耳不謂同陳之也
聶氏崇義曰爵弁亦長尺六寸廣八寸前圓後方無旒而前後平
敖氏曰純衣絲衣而緇色者也周官云純帛論語云今也純儉此其徵矣言纁裳於衣上者以其與冕服

之裳同尊之也韎者韋之蒨者也韐之制如韠不曰韠者尊之異其名耳其在冕服者尤尊則謂之韍郝氏曰爵雀通燕雀玄色以玄繒為弁士之上服也弁言服者首戴爵弁則身著絲衣纁裳也服在東房弁與冠在西坫服則冠者自阼階入房自著冠弁則賔自西階取以加之也纁赤色考工記三入為纁下曰裳上曰衣純帛也衣以帛為之古禮服多用布爵弁貴服用帛不言色即玄端也凡禮衣色多玄緇三

冠同衣但爵弁衣帛耳先言裳後言衣者衣帶同緇故連帶言之七入為緇即玄色之深黑者韎赤色韐合皮為蔽膝即韠也

張氏曰此士助祭于公之服服之尊者第三加所服也

世佐案書云二人雀弁詩云絲衣其紑載弁俅俅皆謂是服也周禮司服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不言爵弁者賈疏云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時及天

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如不得輒於士上加爵弁故以皮弁為首是也陳氏祥道云韋弁即爵弁非辨見聘禮陳又云弁象古文形則其制上鋭如合手然非如冕也此則得之爵其色也經但言其色而不言所以為之者衣與冠同下云純衣則弁亦以絲為之可知矣弁言爵衣言純互見也純衣之色亦爵又案鄭註周禮云韋弁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

裳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疏云漢時宿衛者之行長服此纁赤之衣是古兵服赤色之遺象也此註云爵弁者黑色然則二弁之色異矣又韋弁王及諸侯卿大夫之兵服爵弁士與君祭之服其用亦不同張鎰三禮圖退爵弁于韋弁之下不若聶氏更置之玄冕之下為得其次也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

註曰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

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輔氏廣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之兩旁為襞積即今衣摺也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

疏曰此不言衣者以其用白布衣與冠同色故也又曰喪服註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唯喪服裳幅三袧有數耳

聶氏曰舊圖云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

周禮王及諸侯孤卿大夫之皮弁會上有五采三采

二采玉瑱象邸唯不言士之皮弁有此等之飾

敖氏曰其衣蓋亦絲衣而色如其裳二弁之衣用絲者宜別於冠服也冠服之衣用布

郝氏曰皮弁以皮為弁色與爵弁同而飾以玉石素積即素裳積折其要閒曰積積素而衣亦玄端也不言裳言積者裳不恒素言素積别于諸裳也周以白為勝色惟所宜則用之

張氏曰此視朔時君臣同服之服卑於爵弁陳之在

爵弁南第二加所服

世佐案朝祭之服裳皆有積惟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積韠亦以合韋為之經於上云裳於此云積上云韐此云韠皆互見也不言衣者衣與弁同色而亦以皮為之可知也從省文

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

註曰此莫夕於朝之服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玄後黃易

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士皆爵韋為
韠其爵同不以玄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陳之玉藻
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
疏曰上下經三等之服同用緇帶者以其士唯有一
幅裨之帶故三服共用之大帶所以束衣革帶所以
佩韠及佩玉之等不言革者舉韠有革帶可知故畧
不言耳
朱子曰註其爵同三字未詳世佐案註云其爵同者謂公侯伯之士皆一命

子男之士皆不命也士雖有上中下三等而其爵則同故皆以爵韋爲韠

楊氏曰特牲冠端玄疏云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不玄端則朝服玄冠一冠冠兩服也朝服十五升緇布衣而素裏但六入爲玄七入爲緇大判言之緇衣亦名玄故云周人玄衣而養老玄衣指朝服言之鄭康成釋儀禮謂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爾此說不然儀禮大夫筮日以朝服士筮日以玄端冠禮主人朝服既冠冠者服玄端雜記禭禮自西階受朝服

自堂受玄端則朝服與玄端異矣

敖氏曰玄端玄裳謂玄端之服其裳以玄者為正也若無玄裳亦許其用黄裳若雜裳故曰黄裳雜裳可也雜裳者或前玄後黄或前黄後玄也黄裳雖貶於玄裳然其色純故言於雜裳之上玄裳雜裳黄裳而皆爵韠近裳色也

郝氏曰玄端玄衣也禮衣制方曰端

張氏曰此士向暮之時夕君之服服之下陳皮弁服

南初加緇布冠所服也玄端與朝服同用緇色十五升布正幅為之但朝服素韠韠同裳色此用三等裳爵韠故異其名也又此服平時皆著玄冠服之當以玄冠名其服令不言者以加冠時以配緇布冠故也姜氏曰案周禮司服云其齊服有玄端春秋左傳云端委而治論語云宗廟會同端章甫及本經各篇所載則齊也朝祭也冠昏飲射燕食也皆服玄端玄端之用廣矣註疏專以為莫夕于君及聽其家私朝之

服殆非

世佐案上二服之裳不參用他色而此乃有玄黄雜之異者以其為士之常服故得隨所有而用之不必如上二服之期于畫一也經云可也是許其參用之意敖説得之鄭註强生上士中士下士之辨何以服之尊者其裳無辨而獨辨之於其下者乎其説蓋不可通矣

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

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

註曰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緪亦由固頍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滕薛名蔮為頍屬猶著纚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笄今之簪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纁邊組側赤也同篋謂此以上凡六物隋方曰篋

疏曰頍項註皆無正文約漢制及以義言之耳云結項中謂於項上結之也云隅為四綴以固冠者既武以下別有頍項明於首四隅為綴上綴於武然後頍項得安穩也云項中有緇亦由固頍為之者頍之兩頭皆為緇別以繩穿緇中結之然後頍得牢固也漢時卷幘之狀今不審知必以布帛圍繞髮際為之也云纚今之幘梁亦舉漢法以況至今久遠亦未審其狀也既云韜髮乃云結之則是韜訖乃為紒也二弁

之笄天子諸侯用玉大夫士用象（聶氏曰士以骨大夫以象）有笄者屈組為紘垂為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

謂之弁屈組為紘者謂以一條組於左笄上繫定遶頤下右相向上仰屬於笄屈繫之有餘則因垂為飾必屈繫者擬解時易為繫屬之也無笄謂緇布冠纓而結其條者條即組也謂以二條組為纓兩相屬於頍而下垂乃於頤下結之也組側赤者以緇為中以纁為邊側而織之也（聶氏曰舊圖紘兩頭別出細帶誤）六物謂頍項青組纓為一物纚為二物二弁笄紘各一通為六物

也隋謂狹而長也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下經言賔受冠右手執項左手執前則是冠後亦謂之項也此缺項者蓋别以緇布一條圍冠而後不合故名曰缺項謂其當冠項之處則缺也其兩端有繩别以物貫穿而連結之以固冠其兩相又皆以纓屬之而結於頤下以自固蓋太古始知為冠之時其制如此後世之冠縫著於武亦因缺項之法而為之也纚舊說謂繒為之纚長六尺則固足以韜其

髮矣然廣惟一幅則圍髮際而不足或亦缺其後與
古者布帛幅廣二尺經言纚於缺項二笄之間以見
三加同一纚也紘弁之繫也以組一條為之冠用纓
弁用紘各從其便也
郝氏曰冠後曰項冠武後缺不屬以青組二條繫缺
端束之垂餘為纓也組絛也纚以緇色繒韜髮古帛
廣二尺四寸纚寬用全幅其長六尺與髮齊也笄所
以貫弁冠無笄而有纓弁纓曰紘在旁纓在後纓之

組染麻為青色紘則緇組側飾以纁邊側也竹器方

曰篋

張氏曰此所陳者飾冠之物非謂冠也缺項青組纓屬于缺共一物緇纚一物並緇布冠所用世佐案下再加之時

經云賔盥正纚如初則纚乃冠弁通用之物非專為緇布冠設也

皮弁笄一物爵弁笄一物緇組紘皮弁爵弁各有一共二物凡六物同

篋貯之待冠時隨各冠致用也註謂缺讀如有頍者弁之頍案詩自以頍為弁之貌非弁上之物也陳氏

祥道云鄭說缺項之制蓋有所傳讀缺為頍無所經見今註及疏所言缺項之制盖謂緇布冠制小纔足容髮又無笄故别為缺項圍繞髮際上有綴以連冠下有纓以結頤下緇纚韜髮之帛加冠時先以纚韜髮結之乃加冠也其緇組紘則為二笄有笄者而設加笄以笄横貫之以一條組於笄左頭繫定繞頤下自右向上仰屬于笄屈繫之有餘因垂為飾故註云有笄者屈組為紘也

姜氏曰註讀缺作頍其說雖似然初非經義也在缺與頍音文兩無可証不應硬改經字況考說文頍從支頁聲乃舉首貌詩有頍者弁盖又以弁有舉首之形而釋為弁之貌也則頍初非首服之名又何得讀缺為頍而指為首服之制乎且玩本經缺項二字連文既單以缺為首服則項字又如何相屬如謂以缺繞項則此方陳服飾何言冠之之儀不言各冠之制耶然則經義安歸玩字義項乃冠項之項非頭項之

項緣緇布冠其項稍有缺而為此制因以為名與下右手執項之項前後相足即如註以後執項為冠項之項此缺項則為頭項之項亦當缺項二字連看制名缺項者作纓屬於缺猶可制名缺懸空項字不可葢此章方是陳具惟以缺項為之耳鄭氏之經學能存經亦或亂經而汰改經字尤其病也葉文康嘗論其功過參故愚雖重鄭學而首發此以致尊經之義

世佐案緇布冠詩人謂之緇撮以其制小纔可撮

髮也缺讀如字項冠後也下經云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項對前而言其為冠後明矣缺項者謂緇布冠之後有缺也冠制小而又缺其後故必以青組一條束之聯屬于缺處而以其兩端之垂者為纓結于頤下所以固冠也是時纓與冠猶未合而經先言之者明青組纓為緇布冠而設且以見其設之之法也經文明白如是自鄭氏讀缺為頍又以缺項與青組纓共為一物而經義始晦然經義

之在天壤如日星河嶽然則亦豈得而終汩之耶
又案鄭註改經之失姜氏論之詳矣今即以註所
言論之卷幘及𦄻皆缺項之遺制而滕薛又名𦄻
為頍則頍亦缺項之別名耳何必改經以從方言
耶況漢世卷幘一名闕幘見隸釋武榮碑蓋亦以
其缺後而名之即緇布冠之遺制而非別有所謂
頍項也又熊氏朋來云釋文縕又音缺蓋縕即缺
之上聲故縕缺音相通今俗呼衫紐曰縕據此則

缺亦可讀如緇缺項者其即項中有緇之謂與姑
記之以廣異聞

櫛實于簞
註曰簞笥也
郝氏曰櫛梳也以理髮竹器圓曰簞

蒲筵二在南
註曰筵席也
張氏曰一為冠子一為醴子也在南在三服之南通

措鈌項纚笄組櫛等不専言蒲筵疏云對下文側尊

一甒醴在服北也

世佐案張說得之敖謂筵在簞南非

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

註曰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玄酒服北者纁裳北也篚竹器如笭者勺尊升所以𣂏酒也爵三升曰觶柶狀如匕以角為之者欲滑也南上者篚次尊籩豆次篚

疏曰勺即少牢所謂枓也韓詩外傳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對文有異散文則通故鄭以爵名觶也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尊設尊也甒瓦甒醴尊設於房臣禮也國君則於東箱南上醢在北

郝氏曰一甒醴異于醮之設兩甒也甒瓦器以盛醴醴體也酒連糟曰醴貴初質也尊在爵弁服北既服而後用醴也柶匙通長六寸祭以挑醴醴有糟故須

栖脯乾肉醢肉醬也南上以尊為上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

賔升則東面

註曰爵弁者制如冕黑色但無繅耳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為之則士之皮弁又無玉象邸飾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執之者有司也坫在堂角

疏曰坫有二文若明堂位云崇坫論語云反坫則在廟中以亢圭反爵此所言者則據堂角為名耳

聶氏曰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大夫士無緌諸侯始加緇布冠繢緌自士已上冠訖則弊去之不復著也然庶人猶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謂彼都邑人有士行者以緇布為冠撮持其髮

張氏曰有司三人各執一冠豫在西階西以待冠事賓末入南面序立賓升堂則東面向賓也

右陳器服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

註曰玄端士入廟之服也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堂東西牆謂之序

敖氏曰主位謂之阼故東階謂之阼階下云禮于阼是也凡牆在堂上者謂之序堂下者謂之壁在房室者謂之墉在庭者謂之牆

張氏曰特牲祭服用玄端玄端是士自祭其先之服

與上所陳加緇布冠之玄端一服也但玄冠耳主人服此服立阼階下以待賓至其立處與堂上東牆相直

世佐案云玄端爵韠不言裳者裳或玄或黃或雜也不言帶者士帶皆緇也

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

註曰兄弟主人親戚也畢猶盡也袗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緇帶韠位在洗東退於主人不爵韠者降於

主人也古文袗為均也

朱子曰袗古文作均而鄭註訓同漢書字亦作袀則是當從均袀為是矣但疏乃云當讀如左傳均服振振一也則未知其以袗字為均耶抑以袗音為振也集韻入釋袀為戒衣偏裻今亦未詳其義姑記此以俟知者

王氏應麟曰按後漢書輿服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蓋袀字誤為袗釋文之忍反亦誤

敖氏曰畢猶盡也袗如袗絺綌之袗乃被服之別稱也玄玄端也畢袗玄者謂盡服玄端也洗東於主人為東南

世佐案袗當從古文作均疏引左傳蓋謂當讀如均也釋文之誤王氏已正之矣然王氏知袗為袀字之誤而未知袀字之亦誤也古只有均字耳均訓同同玄謂衣裳帶韠皆玄也左傳均服是戎服戎服亦名均者以其事韋弁服𥘉裳皆赤也陸氏

左傳音義云均字書作袀蓋因均是服名遂加衣旁以別之如集韻以戎衣釋袀是也然袀字但為戎服名而不可通之于他服後人以均玄之均亦屬衣服之制遂例改為袀而不察其義之不相似也漢書之誤蓋與此同袀之轉為袗也特以字形相近傳寫致誤耳鄭氏以今文著于經而疊見古文于註其去取固未當矣然其初猶未誤袀為袗也誤袀為袗當在鄭氏定本之後唐代以前陸氏

已為其所惑疏家雖知其當讀如均而故晦其辭以示疑賴有左傳之文可取以證古文之是而後儒反以傳為誤以疏家所引為未可信是徇末而忘其本矣至于敖氏謂袗如袗絺綌之袗乃被服之別稱郝氏又訓為單此皆承誤而為之說者今亦無所取也

擯者玄端負東塾

註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

朱子曰三者玄端一也主人玄裳爵韠兄弟玄裳緇韠擯者黄裳或雜裳而同用爵韠也

張氏曰擯者立此以待傳命疏謂别言玄端不言如主人服則與主人不同可知當衣冠同而裳異也下文賛者别言玄端亦然

世佐案擯者亦玄端而不爵韠故不言如主人服也下文賛者放此

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

註曰采衣未冠者所服玉藻曰童子之飾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紒結髮古文紒為結

盧氏植曰童子紒似刀環

聶氏曰童子既不帛襦袴不裘裳故以錦為緇布衣緣飾又以錦為大帶及結紳之紐故云錦紳并紐也紐長與紳齊又以錦為之束髮總皆用朱錦飾者以童子尚華示將成人有文德故皆用錦示一文一質

之義衣繻袴并緇布是質也

朱子曰漢書髻亦作結又以上下章考之則房戶宜當南壁東西之中而將冠者宜在所陳器服之東當戶而立也

敖氏曰童子之衣蓋亦深衣制也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不裳則連裳於衣矣紒露髮為紒也凶時謂之鬌吉時謂之紒內則言男子未冠者亦用纚此乃紒者為將冠去之

熊氏朋來曰紒即髻字采衣者緇衣錦緣錦紳錦束髮要亦具屨者如此

右即位

賔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

註曰外門大門外

敖氏曰贊者贊冠者而下之衆賔也皆俟于賔之門賔出乃從之立于主人外門之外西方東面北上

擯者告

註曰告者出請入告

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

註曰左東也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

敖氏曰答拜不言再可知也凡答再拜而不言其數者皆放此

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

註曰贊者賤揖之而已又與賓揖先入道之贊者隨賓

每曲揖

註曰周左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

疏曰周左宗廟者祭義與小宗伯俱有此文對殿右宗廟也入大門而東則主人在南賓在北俱東向為一曲至廟門則主人在東賓在西俱北向為一曲為當將曲之時賓主皆相見故皆一揖通下將入廟門揖為三也

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

註曰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

敖氏曰揖入主人揖而先入門右西面也賔入門左

贊者皆入門左東面北上主人乃與賔三揖也三揖

者於入門左右之位揖參分庭一在南揖參分庭一

在北揖凡經言揖入三揖者放此讓據主人言也主

人三讓而客三辭既則主人先升一等而賔從之凡

讓升之法賔主敵則主人先讓而先升主人尊亦然

若客尊則客先讓而先升也惟天子之使則不讓

張氏曰上文每曲揖據入大門向廟時既入廟主人趨東階賓趨西階是主人將右欲背賓宜揖既當階主賓將北面趨階與賓相見又宜揖廟中測影麗牲之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是庭中之大節至此又宜揖皆因變伸敬以道賓也

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

疏曰不拜至者冠子非為賓客故異於鄉飲酒之等也

敖氏曰賔不言升省文

世佐案凡賔為燕飲而至者主人有拜至之禮其餘否序端不言東西序不言端文互見也

右迎賔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註曰盥于洗西由賔階升也立于房中近其事也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

疏曰按鄉飲酒主人盥于洗北南面賔盥于洗南北

面各從其外來之便也賛亦從外來但卑不可與賔並故在洗西東面

朱子曰賛者西面則負東墉而在將冠者之東矣

敖氏曰盥者重冠禮故將執事而自潔清也盥于洗西者以洗西無篚故得辟正賔而盥於此也不然則否

張氏曰賛者止一人云南上者與主人之賛者為序也

姜氏曰此贊者專謂賔贊也據前文宿賔之贊冠者止一人然賔之贊冠雖一人賔贊實非一人也觀後文醴者止一人而因疑此序立者乃與主贊為序也殆未之考與

世佐案張說近之而未備姜說蓋因醴賔節註以衆賔釋贊者而誤也此篇起宿賔節止醴賔節言贊者十有三中間明言主人之贊者一餘皆不言其為誰之贊者而於始末二節特書曰贊冠者則

凡不言者可知此書法也然其中有兼主賛言者此節是也兼故下言主人之賛者以别之有兼主賛衆賔言者醴賔節是也兼故下言賛冠者以别之知書法則知經矣

主人之賛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

註曰主人之賛者其屬中士若下士筵布席也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於阼少北辟主人

敖氏曰主人之賛者私臣也此席南上

張氏曰為將冠者布席也

將冠者出房南面

註曰南面立於房外之西待賔命

疏曰知在房外之西者以房外之東南當阼階故也

朱子曰按此疏則阼階切近東序之西正當房戶之東壁矣

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

註曰贊者賔之贊冠者也奠停也

疏曰不言餘物及篋簞者皆來可知也又凡言主人之贊者即加主人字今此不言故知是賔之贊冠者也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奠于筵南端以將冠者升降由下也

賔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纚

疏曰此二者勞役之事故贊者為之也

張氏曰古人坐法以膝著地兩蹠向前如今之跪經凡言坐皆是

賔降主人降賔辭主人對

註曰主人降為賔將盥不敢安位也辭對之辭未聞

敖氏曰主人降立于阼階東當東序西面賔蓋於階

前辭之主人對少進旣則復位

世佐案賔降為將盥也主人降從賔也辭者辭其

從己對者對以不敢不降也後凡禮之類此者不

重釋之

賔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

註曰揖讓皆壹者降於初

敖氏曰賔盥當於洗南北面也升亦主人先而賔從

惟云主人復初位所以見賔之不然

張氏曰初位東序端也

賔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

賔

註曰正纚者將加冠宜親之興起也降下也下一等

升一等則中等相授冠緇布冠也

疏曰案匠人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為傍九等為階則諸侯堂宜七尺則七等階大夫堂宜五尺則五等階士宜三尺則三等階故鄭以中等解之也

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

贊者卒

註曰進容者行翔而前鶬焉至則立祝坐如初坐筵前復位西序東面卒謂設缺項結纓也

疏曰項謂冠後耳非頍項也翔謂行而張拱也鶬與

蹌同容貌舒揚也從通解節本

郝氏曰祝祝願冠者吉祥也辭見後

世佐案上缺項之項宜與此項字同解卒者終其事也謂以青組纓束冠而又為之結于頤下也

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

註曰復出房南面者一加禮成觀衆以容體朱子曰觀示也

宜古喚反

右初加

賔揖之即筵坐櫛設笄賔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賛者卒紘

註曰如初為不見者言也卒紘謂繫屬之

疏曰笄有二種一是紒内安髪之笄一是冕弁固冠之笄此未加冠而設笄明是安髪笄也緇布冠亦宜有之彼言設纚而不言設笄恐與上文兩弁之笄相亂又此章但言設笄而不言設纚則亦可互見矣其皮弁固冠之笄則賔加弁時自設之可知云不見者

謂上章所有而此章不言者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不言去冠去纓其設纚可知也

郝氏曰未弁而先設笄者笄在筵端不與弁同處笄首有紘須先設而理之也

姜氏曰疏義多臆說凡設笄合于設纚之後加冠之前行之內則言冠服之儀櫛訖而縱縱訖而笄笄訖而總而拂髦髦訖而冠冠訖而緌纓其序如此不言冠後有笄也若如疏義則經初不言緇布冠有笄乃

謂其無固冠之笄而有安髪之笄經但言皮弁爵弁有笄乃謂其有安髪之笄又有固冠之笄其以疏經乎抑以亂經乎且二弁陳固冠之笄而所設何又為安髪之笄既二弁設安髪之笄而緇布冠安髪之笄何又不言設也然則經止有此笄設于未冠時者何也笄非以安髪但以固冠與垂緌故設笄于纚旁既加冠乃以組繞頤上係于笄之左右而垂其餘為緌所謂卒紘也纚以韜髪又總以束之何安髪之笄之

有又玉藻云居冠屬武有事然後緌蓋居常之冠不用垂其組為緌則連屬其武有禮事當垂組為緌則其武臨著冠乃合而不預為連屬笄插纚旁正當冠武雖以固冠而非但為固冠設也疏不詳玩其義妄疑笄以固冠不應未冠先笄因臆為別一安髪之笄雖展轉遷就以為辭而經義胥失矣

世佐案姜氏之詆疏極矣其說實始于敖氏敖氏謂笄之度短果爾則笄不横貫冠外何以固冠何以繫組姜說雖加詳然于笄以固冠不應未冠先笄之疑終未有以解也又所舉内則文孔疏亦引熊氏謂此安髻之笄非固冠之笄故文在冠上則二笄之說禮家傳之有自謂皆臆說可乎故兩録之以俟知者

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

註曰容者再加彌成其儀益繁

敖氏曰上不見皮弁之衣故此亦不言之皆省文也

張氏曰容者整其威儀容觀也方加緇布冠時其出亦有容至此益盛乃言之耳

右再加

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

註曰降三等下至地他謂卒紘容出

敖氏曰受爵弁降三等者以其最尊故就而受之不言純衣亦省文

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

註曰徹者贊冠者主人之贊者為之

疏曰冠緇布冠也賓贊者徹櫛主贊者徹筵以其先設還遣之也

右三加

儀禮集編卷一